

许振飞

插图

萧红小说全集

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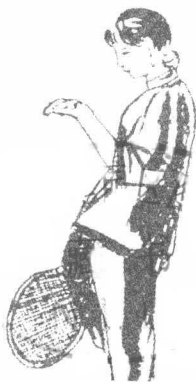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许振飞

插图

萧红小说全集

下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

马伯乐（第二部）

第一章

马伯乐来到了梵王渡车站，他真是满心快活，他跟他太太说：

“你好好地抱着小雅格……”

又说：

“你好好地看着约瑟……”

过了一会儿又是：

“大卫，你这孩子规规矩矩地坐着……”

原来马伯乐的全家，共同坐着三辆洋车，两辆拉人，一辆拉着行李包裹。

眼看就要到站了，马伯乐的心里真是无限欢喜。他望西天一看，太阳还大高的呢，今天太阳的光也和平常两样，真是耀眼明煌，闪着万道金光。

马伯乐想：反正这回可逃出上海来了。至于上海以后怎样，谁管它呢？

第一辆洋车上拉着行李和箱子。第二辆洋车上坐着太太，太太抱着雅格，约瑟挤在妈妈的大腿旁边，妈妈怕他翻下去，用腿着力地压在约瑟的肚子上，把约瑟的小脸压得通红。

第三辆车上坐着马伯乐。马伯乐这一辆车显得很空旷，只有大卫和父亲两个人，大卫就压在父亲的膝盖上，虽然马伯乐的腿，压得血液不能够畅通，一阵阵地起着麻酥酥的感觉。

但是这也不要紧，也不就是一条腿吗？一条腿也不就是麻吗？这算得了什么？上前线的时候，别说一条腿啊，就是一条命也算得了什么！

所以马伯乐仍旧是笑吟吟的。他的笑，看起来是很艰苦的，只是嘴角微微地一咧，而且只在这一咧的工夫，也还不是整个的嘴全咧，而是偏着，向右偏，一向是向右偏的。

据他的母亲说，他的嘴从小就往右偏。他的母亲说是小的时候吃奶吃的，母亲的左奶上生了一个疮，永远没有了奶了，所以马伯乐就单吃母亲的一个右奶。



吃右奶的时候，恰巧就用右嘴角吸着，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不知不觉的，有的时候就显露出了这个特性来了——往右边偏。

说起这嘴往右边偏来，马伯乐真是无限的伤心，那就是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，同学们都说右倾。本来马伯乐是极左的，闹学潮的时候，他永远站在学生的一面，决不站在学校当局那一面去。游行、示威、反日运动的时候，他也绝对地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，没有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或是近乎日本人的立场上过。

但不知怎的那右倾的名头，却总去不掉，马伯乐笑盈盈的嘴角刚往右一歪，同学们就嚷着，马伯乐右倾了。

这些都是些过去事情了，马伯乐自己也都忘记了，似乎有多少年也没有听到这个名头了，但在夜里做梦的时候，有时还梦见。

不过今天马伯乐是绝对欢喜万分的，虽然腿有点被大卫压麻了，但是他一想在前线上作战的士兵，别说麻了，就是断了腿，也还不是得算着吗？于是他仍旧是笑吟吟的，把眼光放得很远，一直向着梵王渡那边看去。梵王渡是还隔着很多条街道，是一直看不见的。不过听得到火车的家换了，火车在响着哨子。马伯乐就笑吟吟地往火车发声的方向看去。

因为是向着西边走，太阳正迎在西边，那万道的光芒射在马伯乐的脸上，马伯乐的脸照得金乎乎的，好像他的命运，在未卜之前已经是幸运的了。

他们全体三辆车子，都到了站台。但是将到了站台的附近，还有二十步远的地方就不能前进了，因为在前面有一根绳子拦着。

马伯乐起初没有看到这根绳，坐在车上不下来，还大叫着：“你拉到地方，不拉到地方不给钱。”

他正想伸脚去踢那个拉车的，因为拉车的哇里哇啦的说些上海话，马伯乐听不懂，以为又是在捣乱，他伸脚就踢，但是伸不出脚来，那脚已经麻木不仁了。

正好有一个警察过来，手里挥着棒子，同时喊了一声：“往后去……”马伯乐一听，这才从车子上下来了。

虽然已经从车子上下来，但是腿还麻的不能走路，马伯乐就用拳头在自己膝盖上打着，打了三五下之后，还不怎么见好。

可是那拉车的就瞪眼的瞪眼，跺脚的跺脚，喊着要钱。

马伯乐想，你们这般穷鬼，我还不给你们钱了吗？

等他的腿那麻劲稍微过去一点，才按个分给了车钱。

那车夫已经把钱拿到了手，把车子拉到一两丈远的地方去还在骂着：“瘟牲，瘟牲！”



马伯乐本来的那一场高兴，到了现在已经失去了七八分了。

一则腿麻，二则真他妈的中国人，一个拉洋车的也这么厉害。

尤其是当他看见那站在远处的洋车夫还在顿足划拳地骂着的时候，他真恨不得他自己立刻变成一个外国人，过去踢他几脚。

他想，中国人非得外国人治不可，外国人无缘无故地踢他几脚，他也不敢出声，中国人给钱晚了一点，你看他这样凶劲。

马伯乐气冲冲地走到站台上去看，那站台上的人，已经是满山满谷了。黑压压的不分男女老幼，不管箱笼包裹，都好像荒山上的大石头似的很顽强的盘踞在那里了。后去的若想找一个缝，怕是也不能了。

马伯乐第一眼看上去就绝望了。

“到那时候，可怎么办呢！”

他把眼睛一闭，他这一闭眼睛，就好像有上千上万的人拥上来，踏着他的儿子——大卫的脑袋，挤着约瑟的肚子，小女儿雅格已经不知哪里去。

他所感到绝望的，并不是现在，而是未来。也就说并不是他的箱笼包裹，站上放不下；也不是说他的全家将要上不去火车；也不是说因为赶火车的人太多，他的全家就一定将被挤死，而是他所绝望的在这处，是在淞江桥的地方。

淞江桥是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必经之路。那桥在“八一三”后不久就被日本飞机给炸了。而且不是一次地炸，而是几次三番地炸。听说那炸的惨，不能再惨了，好像比那广大的前线上，每天成千上万的死亡更惨。报纸上天天做文章，并且还附着照片是被日本炸弹炸伤了的或者是炸死了的人。旁边用文字写着说明：惨哉惨哉！

现在马伯乐一看车站上这么多人，就觉得头脑往上边冲血，他第一眼看上去就完了，他说：

“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！”

现在马伯乐虽然已经来到了站台，但离淞江桥还远着呢。但是他计算起路程来，不是用的远近，而是用的时间。在时间上，上海的梵王渡离淞江桥也不过是半夜的工夫。

马伯乐想，虽然这里不是淞江桥，但是一上了火车，淞江桥立刻就来到眼前的呀！那么现在不就是等于站到淞江桥头上嘛！

他越想越危险，眼看着就要遭殃，好像他已经预先知道了等他一到了淞江桥，那日本飞机，就非来炸他不可，好像日本飞机要专门炸他似的。

那淞江桥是黑沉沉的，自从被炸了以后，火车是不能够通过江桥去的了，因为江桥已被炸毁了。从上海开到的火车，到了淞江桥就停下不往前开的，火车上



逃难的人们，就要在半夜三更的黑天里抢过桥去，日本飞机有时夜里也来炸，夜里来炸，那情形就更惨了，成千成百的人被炸得哭天号地。

从上海开往淞江桥的火车，怕飞机来炸，都是夜里开，到了正是半夜，没有月亮还行，有月亮日本飞机非炸不可。

那些成百上千的人过桥的时候，都是你喊我叫的，惊天震地。

“妈，我在这里呀！”

“爹，我在这里呀！”

“阿哥，往这边走呀！”

“阿姐，拉住我的衣裳啊！”

那淞江桥有一二里长，黑沉沉的桥下，桥下有白亮亮的大水。天上没有月亮，只闪着星光。那些扶老携幼的过桥的人，都是你喊我叫着的，牵着衣襟携手，怕掉下江去，或者走散了。但是那淞江桥铺着的板片，窄的只有一条条，一个人单行在上面，若偶一不加小心就会掉下江去。于是一家老小都得分开走，有的走快，有的走慢，于是走散了，在黑黑的夜里是看不见的，所以只得彼此招呼着怕是断了联系。

从上海开来的火车，一到了淞江桥，翻箱倒柜的人们都从黑黑的车厢里钻出来了，那些在车上睡觉的、打鼾的，到了现在也都精神百倍。

“淞江桥到了，到了！”人们一齐喊着，“快呀！要快呀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除了那些老的弱和小孩们，其余的都是生龙活虎，各显神通，能够走多快，就走多快，能够跑的就往前跑，若能够把别人踏倒，而自己因此会跑到前边去，那也就不顾良心，把别人踏倒了，自己跑到前边去。

这些逃难的人，有些健康的如疯牛疯马，有些老弱的好似蜗牛，那些健康的，不管天地，张牙舞爪，横冲直撞。年老的人，因为手脚太笨，被挤到桥下去，淹死。孩子有的时候被挤到桥下去了，淹死了。

所以这淞江桥传说得如此可怕，有如生死关头。

所以这淞江桥上的过客，每夜里喊声震天，在喊声中还夹杂着连哭带啼。那种哭声，不是极容易就哭出来的，而是像被压板压着的那样，那声音好像是从小箱子里挤出来的，像是受了无限的压迫之后才发出来的。那声音是沉重的。力量是非常之大的，好像千百人在奏着一件乐器。那哭声和喊声是震天震地的，似乎那些人都来到了生死关头，能抢的抢，不能抢的落后。强壮如疯牛疯马者，天生就应该跑在前面。老弱妇女，自然就应该挤掉江去。因为既老且弱，或者是哭哭啼啼的妇女或孩子，未免因为笨手笨脚就要走得慢了一点。他们这些弱者，自己走得太慢那倒没有什么关系，而最主要的是横住了那些健康的，使优秀的不能如



风似箭向前进。只这一点，不向前挤，怎么办？

于是强壮的男人如风似箭地挤过江去了；老弱的或者是孩子，毫无抵抗之力，被稀里哗啦地挤掉江里去了。

优胜劣败的哲学，到了淞江桥才能够证明不误，才能完全具体化啊。

同时那些过了桥的人，对于优胜劣败的哲学似乎也都大有研究，那些先过去了的，先抢上了火车，有了座位，对那些后来者，不管你是发如霜白的老者，不管你是刚出生的婴儿，一律以劣败者待之。

妇人孩子，抖抖擻擻的，走上车厢来，坐无坐处，站无站处，怀里抱着婴孩，背上背着包袱，满脸混了泪珠和汗珠。

那些已经抢到了座位的优胜者，坐在那里妥妥当当的，似乎他的前途已经幸福了。对于这后上来的抱孩子的妇女，没有一个站起来让座，没有一个人给这妇人以怜悯的眼光，坐在那里都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似乎在说：“谁让你劣败的？”

在车厢里站着的，多半是抱着孩子的妇女和老弯了腰的老人，那坐着的，多半是年富力强的。

为什么年富力强的都坐着，老弱妇女们都站着？这不是优胜劣败是什么？

那些优胜者坐在车厢里一排一排的把眼睛向着劣败的那个方面看着。非常的不动心思，似乎心里在说：“谁让你老了的！”“谁让你是女人！”“谁让你抱这孩子！”“谁让你跑不快的！”

马伯乐站在站台上，越想越怕，也越想这利害越切身，所以也越刹不住尾，越想越没有完了。

若不是日本飞机已经来到了天空，他是和钉在那里似的不会动的。小雅格叫着：

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

他不理会她。

大卫叫着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，我饿啦。我要买茶鸡蛋吃。”

他说：

“你到一边去，讨厌。”

约瑟在站台上东跑西跑，去用脚踢人家的包袱，拔人家小孩的头发，已经在那边和人家打起来了。马伯乐的太太说：

“你到那边去，去把约瑟拉回来，那孩子太不像样……和人家打起来了。”

太太说完了，看看丈夫，仍是一动不动。



太太的脾气原也是很大的，并且天也快黑了，火车得什么时候来，还看不见个影儿。东西一大堆岂不是要挤坏了吗？太太也正是满心的不高兴，她看看她丈夫那个样子，纹丝不动，可真把她气死了，她跑到约瑟那里把约瑟打哭了，而且拉着一只胳膊就把孩子往回拖。

那约瑟是一位小英雄，自幼的教育就是遇到人就打，但是也不能这么肯定地说，他的祖父虽然看他打了人，说是“小英雄”，说他将来非是个“武官”不可，但究竟可没有一见到人就指示他：“你去打吧，你去打打看。”所以他的祖父常说：一个人的性情是天生的，好打人的是天生的，好挨人打的也是天生的。所以约瑟的性情也是天生的了。

约瑟的祖父常说：“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。”所以约瑟这好打人的秉性，祖父从来没有给他移过，因为他知道移是移不过来的。

约瑟是在青岛长大的，一向没离开过青岛。在青岛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什么，要踢就踢，要打就打，好好的一棵小树，说拔下来，就拔下来。他在幼稚园里念书，小同学好好的鼻子，他说给打破，就给打破了，他手里拿着小刀，遇到什么，就划什么，他祖母的狐狸皮袍子，在屁股上让他给划了个大口子。

耶稣是马伯乐家里最信奉的宗教，屋里屋外都挂着圣像，那些圣像平常是没有敢碰一下的，都是在祷告的时候，人们跪在那圣像的脚下，可是约瑟妈妈屋里那张圣像，就在耶稣的脚下让约瑟给划了个大口子。

约瑟是在青岛长大的一个孩子。一向没有离开过青岛，而今天为了逃难才来到了这上海的梵王渡车站。

不料到了这站台上，母亲要移一移他的秉性的，可是约瑟那天生就好打人的秉性，哪能够“移”得过来？于是号啕大哭，连踢带打，把他妈的手表蒙子也给打碎了。

妈妈用两只手提着他，他两手两脚，四处乱蹬。因为好打人是他的天性，他要打就非打到底不可，他的妈妈一点也不敢撒手，一撒手他就跑回去又要去打去了。

不知闹了多少时候，太阳已经落下了。

太太把约瑟已经哄好了，来到马伯乐旁边一看，马伯乐仍旧一动没有动地站在那里。

太太刚想说：

“你脚底下钉了钉啦！纹丝不动……”

还没等太太说出口来，天上来了一架飞机，那站台上的人，呜啦地喊起，说：



“不好了，日本飞机！”

于是车站上千八百人就东逃西散开了。

马伯乐的太太一着慌，就又喊大卫，又叫着约瑟的，等她抬头一看，那站着的纹丝不动的马伯乐早已不见了。

太太喊着：

“保罗！保罗……”（保罗是圣经上的人名，因为他是反宗教的，伯乐这名字是他自己改的。）

马伯乐一到了逃命的时候，就只顾逃命了，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他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他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因为他站在那里想淞江桥被炸的情形想得太久了，他的脑子想昏了，他已经不能够分辨他是在哪里了。他已经记不起同他在梵王渡车站的还有他的太太，还有他的大卫，还有他的约瑟……

空中只盘旋着一架日本飞机，没有丢炸弹，绕了一个大圈子而后飞走了。

等飞机走了，太太才算带着三个孩子和马伯乐找到一块。一看，那马伯乐满脸都是泥浆。

太太问他怎么着了？不承想他仍旧是一句话不说，又站在那里好像钉子钉着似的又在那里睁着眼睛做梦了。

太太是个很性急的人，问他：

“今天你不想走吗？”

他不答。

问他：“你到底是在想什么？”

他不答。

问他：“你头痛吗？”

问他：“你丢了什么东西吗？”

问他：“你要买什么东西吗？”

一切他都不答。太太这回可真猜不着。本来最后还有一招，不过这个机会会有点不适当，难道现在他还要钱吗？平常马伯乐一悲哀的时候，她就知道他又是没钱了。现在难道他还要钱吗？她不是连家里的存折也交给了他吗？

正这时候，火车来了。马伯乐一声大喊：

“上啊！”

于是他的全家就都向火车攻去，不用说是马伯乐领头，太太和孩子们随着。

这种攻法显然是不行的，虽然马伯乐或许早准备了一番，不过太太简直是毫无经验，其实也怪不得太太，太太拉着大卫，拖着约瑟，雅格还抱在手里，这种



样子，可怎么能够上去火车？而且又不容空，只一秒钟的工夫，就把孩子和大人都挤散了。太太的手里只抱着个雅格了，大卫和约瑟竟不知哪里去了。没有法子，太太就只得退下来，一边退着，一边喊着：

“约瑟，约瑟……”

过了很多的工夫，妈妈才找到大卫和约瑟。两个孩子都挤哭了。

大卫从小性格就是弱的，丢了一块糖也哭。但是约瑟是一位英雄，从来没有受人欺负过，可不知这回怎么着了，两只眼睛往下流着四颗眼泪，一个大眼角上挂着两颗。

约瑟说：“回家吧！”

妈妈听了一阵心酸：“可怜我的小英雄了……”

于是妈妈放下雅格，拉起衣襟来给约瑟擦着眼泪。

眼泪还没有擦干净，那刚刚站在地上去的雅格就被人撞倒了，那孩子撞的真可怜，四腿朝天，好像一个毛虫翻倒了似的，若不是妈妈把她赶快抱起来的话，说不定后来的人还要用鞋底踏了她。

没有办法，妈妈带着两个孩子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好给那抢火车的人让路。

无奈那些往前走的大凶猛，在人们都一致前进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单独想要往口退，那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你往后退了三两步，人家把你又挤上去了。

等马伯乐太太退出人群来，那火车已经是快要开行的时候了。

马伯乐太太的耳朵上终年戴着两颗珍珠，那两颗珍珠，小黄豆粒那么大，用金子镶着，是她结婚时带在耳朵上的。马伯乐一到没有钱的时候，就想和太太要这对珠子去当，太太想，她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了，金手镯卖了，金戒指十几个，也都当光了，钻石戒指也当了，这对珠子，她可下了决心，说什么去吧，也是不能够给你。现在往耳朵上一摸，没有了。

“保罗呀，保罗，我的珠子丢了……”

她抢火车抢了这么半天，只顾了三个孩子。她喊完了，她才想起来，马伯乐，她是这半天没有看见他了。

马伯乐的脾气她是知道的，一到了紧要的关头，他就自己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去待着。

黄河那回涨大水，马伯乐那时还小，随着父亲到小县去，就遇着这大水了。人们都泡在水里了，唯独马伯乐没有，他一个人爬到烟筒顶上去，骑着烟筒口站在那里。锅灶都淹了，人们没有吃的，唯有马伯乐有，他把馒头用小绳穿一串挂在脖子上。



太太立刻就想起这个故事来了。接着还想了许许多多，比方雅格生病的时候，他怕让他去找医生，他就说他有个朋友从什么地方来，他必得去看朋友。一看就去了一夜。比方家里边买了西瓜，他选了最好地抱到他书房去。他说是做模型，他要做一个石膏的模子。他说学校里让他那样做。到晚上他就把西瓜切开吃了，他说单看外表还不行，还要看看内容。

太太一想到这里，越想越生气，他愿意走，他就自己走好啦。

太太和三个孩子都坐在他们自己的箱子上，他们好几只箱子，一只网篮，还有行李，东西可不少，但是一样也没有丢。

太太想，这可真是逃难的时候，大家只顾逃命，东西放在这没有人要，心里总是这样想着，但也非常恐惧，假若这些东西方才若让人家给抢上火车去，可上哪儿去找去？这箱子里整个冬天的衣裳，孩子的，大人的都在里边呀！

她想到这里，她忽然心跳起来了，固为那只小手提箱里还有一只白金鏢锤呢！那不是放在那皮夹子里嘛！那旧皮夹子不就在那小箱子里嘛！

这件事情马伯乐不知道，是太太自己给自己预备着的到了万一的时候，把白金鏢锤拿出来卖了，不还是可以当作路费回青岛的吗？

从这一点看来，太太陪着他逃难是不怎么一心一意的，是不怎么彻底的，似乎不一定非逃不可，因为一上手她就有了携带藏掖了呢。

青岛有房产可以住着，有地产可以吃着，逃，往哪里逃呢？不过大家都逃就是啦，也就跟着逃逃看吧！反正什么时候不愿意逃了，不就好往回逃吗？反正家里那边的大门是开着的。

不过太太的心跳还是在跳的，一则是抢火车累的，二则是马伯乐把她气的，三则是那白金鏢锤差一点便丢了，把她吓的。

一直到火车开之前，马伯乐太太没有往车厢那边看，她不愿意看，因为她想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！上海、汉口还不都是一个样。最后她想：青岛也是一样呢。

不过那路警一吹哨子的时候，不自觉地就抬起头来了，好像那火车上究竟怕有什么她所不放心的，恰巧这一望，马伯乐就正站在车厢的门外。他嚷着，叫着，抡着胳膊。好像什么人把他抓上了火车要带他走似的，他的眼睛红了，他叫着：“你们上来呀，你们为什么不上啊……”

这时候火车已经向前移动了。

他一直在喊到火车已经轰隆隆地响着轮子，已经开始跑快了，他才从车上跳下来。

很危险，差一点把大门牙跌掉了，在他那一跳的时候，他想着：要用脚尖沾



地呀，可不要用脚跟沾地。等他一跳的时候，他可又完全忘记了。等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他只觉得此刻他已经不是在火车上了，因为那火车离开了他，轰隆隆地往前跑了去。至于他是怎样从那跑着的火车上下来的，用什么样的方法下来的，用脚跟先沾了地的，还是用脚尖先沾地的，这个他已完全不知道了。

当马伯乐从水门汀的站台上站起来，用自己的手抚摸着那吃重了的先着地面的那一只运气糟糕的肩膀，一步一步地向太太坐着的那方面走去的时候，那方面没有什么声音，也绝对没有什么表示。

太太把头低着，对马伯乐这差一点没有跌掉了膀子的这回事，表示得连看见也没有看见。只是约瑟高兴极了，站在箱子盖上，跳脚拍掌地给他爸爸在叫着好。

马伯乐走到了太太的旁边，太太第二样的话也没有，把头一抬：“你给我找耳钳子去！”

于是马伯乐一惊，他倒并不是害怕耳钳子丢了的那回事，其实太太说让他找什么东西，他或者还没有听清呢。不过太太为什么发了脾气呢？这真使他有些不着头脑。

莫不是太太要回青岛吗？莫不是太太不愿逃难吗？这回可糟了。

马伯乐想：

“完了。”

这回算完了，一完完到底！虽然还没有到淞江桥，谁能想到呢，这比淞江桥更厉害呀！因为他看出来了，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了钱，不就等于一个人的灵魂被抽去了吗？

于是马伯乐又站在那里一步也动不了啦。他想这可怎么办呢！他没有办法了。

第二趟火车来了，料不到太太并没有生那么大的气，并没有要回青岛的意思，火车离着很远的呢，太太就吩咐说：“保罗，你看着箱子，我往车上送着孩子，回头再拿东西……”

太太说着还随手拿起那里边藏着白金鏢锤的小提箱。

马伯乐说：

“给我提着吧！”

马伯乐听说太太要上火车了，心里不知为什么来了一阵猛烈的感激，这种感激，几乎要使他流出眼泪来。他的心里很酸，太太总算是好人，于是他变得非常热情，那装着白金鏢锤的小箱子，他非要提着不可。

太太说：



“还是让我提着吧！”

马伯乐不知其中之故，还抢着说：

“你看你……带好几个孩子，还不把箱子丢了，给我提着吧。”

马伯乐很热情地，而且完全是出于诚心来帮，于是马伯乐就伸出手去把箱子给抢过来了。

他一抢过来，太太连忙又抢过去。太太说：

“还是让我拿着吧！”

马伯乐的热情真是压制不住了，他说：

“那里边难道有金子吧？非自己提着不可。”

于是马伯乐又把箱子抢过来。

太太说：

“讨厌！”

太太到底把箱子抢过去了，而且提着箱子就向着火车轨道的那方面去了。

“真他妈的中国人，不识抬举。”这话马伯乐没有说出来，只在心里想一遍也就咽下去，不一会儿，火车就来了。

开初，马伯乐他们也猛烈地抢了一阵；到后来看看实在没有办法，也就不抢了。因为他们箱子、行李带得太多，而孩子也嫌小点何况太太又不与马伯乐十分地合作呢。太太只顾提着那在马伯乐看来不怎样贵重的小箱子，而马伯乐又闹着他一会儿悲观，一会儿绝望的病。那简直是一种病了，太太一点也不理解他。一到紧急的关头他就站着不动，一点也不说商量商量，大家想个办法。

所以把事弄糟了，他们知道他们是抢不上去了，也就不再去抢了。

可是不抢不抢的，也不知怎么的雅格让众人挤着，挤到人们的头顶上，让人们给顶上火车去了。

这火车就要开了起来，火车在吐气，那白气也许是白烟，在突突地吐着，好像赛跑员在快要起码的时候，预先在踢着腿似的。不但这个，就是路警也在吹哨了，这火车转眼之时就要开了起来。这火车是非开不可的了，若再过几分钟不开，就要被人们给压瘫了，给挤破了，因为从车窗和车门子往上挤的人，是和蚂蚁似的那么多。

火车的轮子开始迟迟钝钝地转了三两圈，接着就更快一些地转了四五圈。那些扒着火车不肯放的人们，到此也无法可想了，有些手在拉着火车的把手，腿在地上跑着，有些上身已经算是上了火车，下身还在空中悬着，因为他也是只抓着了一点点就不肯放的缘故。有的还上了火车的顶棚，在那上边倒是宽敞了许多，空气又好，查票员或者也不上去查票。不过到底胆小的人多，那上



边原来是圆隆隆的，毫无把握，多半的人都不敢上，所以那上边只坐着稀零零的几个。

以上所说的都不算可怕的，而可怕的是那头在车窗里的，脚在车窗外的，进也进不去，要出也出不来，而最可怕的是脚在车窗里的头在车窗外的，因为是头重脚轻，时时要掉出来。

太太把这情景一看，她一声大喊：

“我的雅格呀……”

而且火车也越快地走了起来。

马伯乐跑在车窗外边，雅格哭在车窗里边。马伯乐一伸手，刚要抓住了雅格的胳膊，而又没有抓往，他又伸手，刚要抓住了雅格的头发，而又脱落了。

马伯乐到后来，跟着火车跑了五十多尺才算把雅格弄下来了

雅格从车窗拉下来的时候，吓的和个小兔似的，她不吵不闹也不哭，妈妈把她搂到怀里，她一动也不动地好像小傻子似的坐在妈妈的怀里了。

妈妈说：

“雅格呀，不怕，不怕，跟妈妈回家吃饭穿袄来啦……来啦……”

妈妈抚着孩子的头发，给孩子叫着魂。

雅格一动不动，也不表示亲热也不表示害怕。这安静的态度，使妈妈非常感动，立刻把大颗的眼泪落在雅格的头发上。

过了一会儿妈妈才想起来了，遇有大难的时候，是应该祷告耶稣的，怎么能叫魂呢！是凡叫魂的，就是多神教。教友讲道的时候，不是讲过吗？神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

于是马伯乐的太太又在孩子的头顶上祷告了一阵耶稣：

“我主耶稣多多地施恩于我的雅格吧，不要使我的雅格害怕，我的雅格是最坦白的孩子，我的雅格……”

她祷告不下去了，她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她想还是中国旧式的那套叫魂的法子好。但是既然信的耶稣教，也得顺着耶稣的规矩去做。不然让人家看见了笑话。

她还想祷告几句，但是她抬头一看四外也没有什么人看她。而这又不是在家里，有婆婆看着，不祷告怕是婆婆不开心，与将来得遗产的时候有关系。现在也不是在家里，也就马马虎虎地算了。

于是停止了祷告，她与马伯乐商量着叫洋车好回旅馆。要想赶火车，明天再来吧，因两班车都已过去了。

等他们上了洋车，才发现一只大箱子不见了。



马伯乐说：

“我似乎是看见了的，人们给顶着，顶上火车去了……”

太太说：“你还说呢！那不是你提着往车上扔嘛！你不是说，扔上去一个算一个，多扔一个是一个，……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那么一股精神，一听说逃难，这就红眼了……”

雅格算是被救下来了，大箱子独自个儿被火车带着跑了。

马伯乐他们的一家，又都回到旅馆里。

一进了旅馆，太太先打开了小箱子，看看那白金镢锤一向很好否？接着就从兜里拿出安氏药膏来。雅格的耳朵破了一块，大卫的鼻子尖撞出了一点血，约瑟的膝盖擦破了馒头大的一片皮，太太就用药膏分别给他们擦着。

都擦完就向马伯乐说：

“保罗，你不擦一点吗？”她手里举着药膏。

马伯乐的胳膊虽然已摔青了，但是他是不上药膏的，因为他素来不信什么药的，生点小病之类，他就吸烟卷。他说有那药钱还不如吃了。他回答着太太：

“不用，我不用，你们上吧。”

说着他喊了个大肚子茶房来，打了盆脸水，洗了个脸就到外边买烟卷去了。

买烟卷口来就坐在桌子旁边抽着。一边抽着烟，一边满脸笑吟吟的，他的嘴角稍稍向右倾着，他是非常幸福的，固为他们的雅格总算没有被火车抢了去，总算把雅格救下来了。

虽然他上火车的目的不是为着抢救雅格的，而是为着上火车，但到后来，经过千辛万苦，这火车想要不下也不行了。于是就不单是上火车了，而专门在下火车。若能够下得来，不也是万幸吗？不然将要把小雅格带到哪里去呢！

马伯乐觉得这一天，虽然没有什么结果，但觉得很充实。他临睡觉的时候，他还说：

“劳动是比什么都幸福的呀，怪不得从前有人提倡劳工神圣……”

于是他拍一拍胸膛，拉一拉胳膊，踢一踢腿，而后上床就睡了，可是太太却不大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。

第二章

第二天，马伯乐他们准备了一天，这一天的准备，可不是毫无成绩的，除了他们一家五口人仍旧独立之外，其余的都带在身上了。因为他们实在有了经验，孩子多了都要丢的，小雅格就差一点没有丢了，何况东西？



于是大热水瓶，小热水瓶，本来都是在网篮里头的，现在也都分别挂在各人的身上去了，马伯乐挂一个大的，大卫挂一个小的。那军用水瓶本来是应该挂在马伯乐第二个公子约瑟的身上，可是这样雅格偏不许，雅格哭了满脸的眼泪，到底争着挂在自己的身上了。

妈妈就说：

“你看着吧，到了车站，把你让火车抢着跑了的时候，连水瓶都跟着一块跑了。”

马伯乐也说：

“到了淞江桥的时候，可不同别的，雅格，到那时候，你连找妈都找不着了，你还带着水瓶干什么？”

可是小雅格哪里会听话，还像小鸭子似的背着水瓶在地上跑了一圈，接着就背苹果，背鸡蛋，背军用袋，大卫和约瑟每个人肩上架着一个手电筒。据马伯乐说，这是非带不可的，到了那淞江桥，天昏地黑，女儿找不着娘，爹找不着儿子，若有了手电筒，可以照个亮，不然，孩子们被挤散了的话，到那时候，可怎么办。

这一切都是马伯乐的主意。马伯乐还亲手给自己缝了一个大背兜。

这背兜是用一张帆布床缝的，当马伯乐缝着的时候，太太抢着给他缝。他百般不用，他说，只要是一个人，凡事都应该做得，何况这年头是啥年头。

太太看他缝得太吃力了，就要抢着给他缝，他摆着手说：

“不用，不用，将来说不定还去打日本呢！现在让我先学着点。”

现在这背兜子早已缝好了，很像在小学里读书的书包，但又比书包大，因为是白色的，又很像送报的报差背的大报兜子。

那里边装的是牙刷、肥皂、换洗的衬衣等等，还有一盒万金油。

马伯乐是不信什么药的，唯独这万金油他不反对，并不是他证明了这油是怎样的灵验只是他觉得，这油虽然不治病，总算便宜（每盒一角）。是凡便宜的就上算，何况治不好，但也治不坏，所以马伯乐这万金油总是常备着。

背包里边还背着面包、奶油，这面包、奶油是每人一份，这也是马伯乐的主意。他说到了淞江桥若是挤丢了，挤散了，或是谁若没有上火车，谁就在淞江桥那儿吃啊。

他那拆散了帆布床的那帆布，除了做了背包之外，还剩了一块，马伯乐就用剩下的这块给约瑟缝一个小的背包。

不大一会儿的工夫，约瑟也背上了一个背包，里边也有面包、奶油。

马伯乐让每个孩子都穿戴好了。像军队似的，全副武装，热水瓶，手电筒，



每个人都拴着。自然是马伯乐当队长的，由马伯乐领导着在旅馆的地板上走了两圈。

马伯乐叫这种行为是演习，他说：

“凡事没有经过实验，就是空想的，什么叫作空想，空想就是不着实际。别的事情你不着实际行啊，这是过淞江桥可不是别的，性命关头。”

马伯乐看着太太对于他这种举动表示冷淡，他就加以理论地宣传。

到了晚上，马伯乐又单独演习一遍，他试一试自己究竟有多大力气，于是他背上背了军用袋，肩上挂着他自己的缝的大兜子，只这两样东西，就不下五十来斤重。又加上手电筒，又加上热水瓶，同时他还提着盛着他自己的西装的那只大箱子。

一提起这箱子来，马伯乐就满脸的汗珠，从脖子红起，一直红到了耳朵，好像一个千斤锤打在他的身上似的。

太太看他有点吃力，就说：

“你放下吧，你放下吧。”

他不但没有放下，那正在吃饭还没有吃完的雅格，他从后边也把她抱了起来。他说：

“这大箱子不能丢，里边是我的西装；这干粮袋不能丢，里边是粮食；这雅格不能丢，雅格是小宝贝。”

马伯乐很坚强的，到底带着二百多斤在地板上走了两三圈。他一边走着，他一边说：

“这就是淞江桥啊，这就是淞江桥。”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马伯乐又要演习，因为这一天又要上火车去了。

不大一会儿，他那二百多斤又都上身了，马伯乐累得红头涨脸的，可是小雅格却笑微微地坐在爸爸的胳膊上。小雅格说：

“这就是淞江桥吗？”

马伯乐故意用脚踩着地板。这旅馆的小楼是个旧房子，颤抖抖的地板在脚下抖着。马伯乐说：

“这就是淞江桥……”

雅格的声音是很响亮的，可是马伯乐的声音却呜呜的，好像要上不来气了。

在临出发之前，马伯乐对于他的三个孩子挨着个问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大卫。”

马伯乐说：